锦里诗苑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68期

土地温情(组诗)

杨立春(浙江)

乡间浮桥

悬浮于水,为往来者接风
洗尘。为肩挑背驮的幸福收集脚力
收集跋涉的苦与乐

软,承载硬的伤。昼与夜的对白
接续古与今的历史
风吹日晒雨淋　悬空了四季轮回
完成原始与现代的过渡

五根铁索　弹奏琵琶
接亲的唢呐余音未了
几个小书包摇晃一路乡情

握紧两岸的手,与时间对峙
与河水抒情。天堑已通途
幸与不幸脱钩。闲暇时
与头顶高架共享呼啸时光

吊脚楼

流水冲淡了光阴
山歌冲不淡乡情
雾锁飞檐,河面捣衣声声
一床格子床单
翻晒七零后的童年梦想
一个怀揣故事的人
带走吊脚楼的传奇

吊脚楼　飞檐外悬挂着一串大红灯笼
多年打拼　泪水被幸福怀抱

吊脚楼,一种特殊符号
吊起外乡人的味口
几根木桩支撑起庞大世界
记忆悬空　身世悬空
不老岁月的群居或独处,生命的
慰藉。吊脚楼上风光纯粹生动
月亮升起一河芳华绵延不息

一粒稻谷的份量

一粒粒杂交的稻谷
经过春夏洗礼,在秋天取出
一粒粒米的香醇
填饱一个年代的饥荒

小满未满的雨水
洗却轻尘。一颗巨星滑落天际
秧苗郁郁葱葱,水田几度耕新
还没等芒种植入"禾下乘凉梦"的根系

往后　只要端起饭碗
就会想起这位伟大的农民英雄
让我们曾勒紧的裤腰带
一松再松

故乡在远方

一杯水酒里有我不老的故乡
青山依旧,一些熟悉面孔归隐山林
酒香里醒着的黎明　茶凉了牵挂
母亲无处觅寻　明知猜不透山外踪影
却一直踮着脚尖,看一个又一个山头
绵延,抬高了你所去的远方
蘸一笔浓墨,写不尽远行人的喜怒哀乐
几缕晨炊升起故居淡淡烟草味。曾经
一趟趟绿皮车,豪华了旅途的拥挤
车厢一节比一节长的乡音,穿梭于
大地深情饱满的仰望,简约了
快餐盒饭与方便面的浓香
如今,复兴号一小时一来回,搬运
寒来暑往,搬运长长的等待与匆匆聚散
将故乡高速运送给另一个远方
我们常在起点与目的地之间不停绕圈
耗费大把秋月春花,沿着时针定格的方向
青春的汗味在日记里躺成无数曲线
引领迷路的思绪快速过河,所有舟车劳顿
延续,生命始终以顽强自行摆渡

温情的土地

芦花轻抚一块石头　坐等时间开裂
土生土长的爱情和庄稼一样
除草施肥　精打细算守护经营

雁过声　人过名　山村新雨痕
留一串哗啦啦的寂寞　竹林隐约划过一声尖叫
大风经过山梁　山脚也跟着抖一抖
久居山林的赤脚试探出季节冷暖

一条茅草路,一根竹枝扫落清晨
夜露,也为打草惊蛇。长筒靴裹不住被咬过的
担心。东篱下　秋菊为躬耕劳作者吐露心声
诗意开满南山。晚饭后
烟卷吐出一圈疲倦一圈惬意

像极多年前的晨炊　干净柔和
八十岁的目光略有迟缓　父亲
谈及庄稼的表情淡定坚毅
阳光的成色考验长势与收成
田间有足够的汗水味,厚植的
土地足够温情　安逸的笑容足够灿烂

冬夜

阳光的手　握不暖一树轻霜
一杯开水化不开一场对峙

夜默默隐去忧伤　语言妄想温柔解开
心结,沉默将时间漏成一堆细沙
宽慰是多余的,恩怨在一行文字上走走停停
练习册清晰保留了泪水与训斥
日记本掩盖了血压的攀升
冬夜　唯温暖被窝可逼出一声叹气

有些症状没有预告,如雨的突如其来
有些意外没有先兆,如一人的离去
连反应的时间也不让准备
甚至连个背影也没留下

一杯酒让老去的岁月脸红

冬日小酌,一杯酒勾引出某些真实想法
若干年后回到乡下,造几间平房
种几渠蔬菜,养一条小黑狗警醒黑夜
神清气爽地弄出生活本来的动响
散养几只母鸡,捡些咯咯哒的小欢心
滋养月下瘦弱余光
所剩秋冬采几味草药,煮沸懒散晨昏
治愈一年总有一两次的不适
烟囱不冒烟,把一些小纠结
从喉咙深处彻底咳出
到东篱下采菊,到西墙角采集风声
春季花台高筑,引蜂、引蝶、也引春光
夏季暴晒被窝,晒旺一季好运气
秋冬季多备干柴,静等烈火
剩余的酒量,不温热,不挂杯。只等你
拐角处,提一丁萤火现身,擦亮余生

雪落地时,尘世羞涩得可怕(外一首)

向枫(四川)

沉默是一种抗争
把苦累像杯白开水喝下去
让关节静静地拉伸
这时,额头会轻微颤动
表情得到救赎,可以在时空里任意行走
或抱一块鹅卵石私语
吐出隐藏于心尖的神秘的内核

终于可以水落石出
轻轻触摸世界、影子和万物
把黑夜放回十指间来回端详,弹射
星光重新走了回来,像纽扣排列有序
解开胸膛捧一汪溪水徜徉
渡潦倒之躯上岸

常常用一颗怀柔的心打开疼痛区
从千里外邀来朗朗月色
风寒在交汇处大块大块地塌陷
日子阔绰起来,空间剩下一堵断墙
握住江湖用力拉拽
血痕是语调最隐秘的修辞
它能反锁住视网膜,把喘息抽象得像一截枯木

也许该突围,光着脚丫一步一步穿越泥泞
用力踹出一串火花
给失眠已久的冬天悦耳的音符
雪落地时,尘世羞涩得可怕
大片空白虚脱于自己的回声之中

冰冻三尺,思念无痕

曾经,把你拟作我孤独世界里一盏灯
面对寒冷,广袤的苦痛区摇曳着蓝色火苗
交汇处堆满相知的喜悦
我用优雅的转身收集完零星的碎吻
心里走进来一束雷电,
那挥舞的长鞭已触摸到脊背
尘埃冬雪般无声坠地
面对你的善良和美丽,我无言以对
只有把自己灵魂禁锢在坚硬的冰层
用遥遥无期铺开洁白浩渺的日子
向时空陈述一份感激和期许

常常在忧伤中徜徉,将夜晚当作白天折腾
内心除了湖泊,还有一座难以翻越的雪山
冷风吹熄了星星,月亮成了代名词
一堆篝火僵卧十里之外瑟瑟发抖
冬愕然矗立。我用一千种疼变换喜悦与幻觉
在你和你的夜色中尽情地荡漾
让骨骼继续铿锵,孤独继续沦陷
继续在这没完没了的黑夜里绽放最别扭的舞姿
为永远不能抵达彼岸的爱怀柔一季霜雪

你的出现和别离,渲染了我的寂寞
从晚秋到深冬,零下十摄氏度的时空里
我依仗雪橇苦苦自渡
冰冻三尺,思念无痕

大地芬芳(组诗)

刘惠生(甘肃)

父亲

那一次,父亲站在影院的台阶上
他提前买好了影票
在等候着我
我四下里寻找,突然
我望见了一种雄伟,高大
当然,还有焦急
盼望和慈祥

那一次,我买好了影票
等待父亲
父亲来得晚了,他不再有一米八的
魁梧了
电影,已经开演多时
影片里,飘着北风和雪花

终有一次,父亲走丢了
成为一部旧电影

母亲的油菜地

我一直,没有能真正从现实
抵达乡村,乡情
是母亲留给我的一份遗产

田野是青青的,花香辽阔
母亲一定是从那片油菜花地里
走过来的
秋风起落,金黄摇曳着
一片金黄,高过一片金黄
这些明亮的事物,让我
激动了许久
昂扬了许久

梦里梦外
我指着一片花海,企图用
一堆词语,向乡村妥协
没有花香的波澜
失了几分美感
三四十年飘飘向远,不知是谁
走漏了风声
夜来幽梦忽还乡
像沉睡的草木,翻了翻身
我沉浮于缓缓暗淡的
炊烟和光亮,为了一个
未完成的夙愿
巨大的乡情,铅华洗净
聚散悲欢
都已经被移花接木了

在雪花的翅膀下面

在雪花丛中,俯下身来
所有天籁的共鸣
堆放在我忘记在时光消融的路上

冬天第一场雪,如泣如诉
若有所思,飘出梦境,飘进我的身体
洁白的花朵,洁白的美
含蓄的美,飘动的美,落满了我的空间
落在唐诗宋词的平平仄仄里

雪花的翅膀,一碰即碎的冰清玉洁
在冬天裸露的枝头,想象着
谁会是含苞欲放的情敌

大地芬芳

大地手指上,花瓣翩翩
她们瞭望着大地,分享大地的
宁静与安详
时而,蜜蜂在花朵的蕊间歌唱
时而,花蝴蝶萦绕的翅膀
让人心潮荡漾

在时光的流域为生命作序
还有爱,还有呵护,见证一对对情侣
手持鲜花,手牵手,走过后花园
大地,请收留这一份芬芳

初冬的暖阳(三首)

南港(四川)

寒月也暖

寒月高挂
起床,起床
白衣晃来晃去
赶紧酸检

一根根棍上的棉签
戳到喉咙也温暖

明早,一定要登上青城山

封控里面

居家,不外出
熊家婆在外面

烦了,沙发上躺一躺
困了,被窝里钻一钻
饿了,爱心人士送来热呼呼的菜饭

我,瞬间被融化
幸好,有这样的社区,和
善意满满的都江堰

隔离的地方

位于杨柳河边,却
与灌县古城杨柳无缘
一天几次消毒
监控一秒也不敢清闲

疫情防控,这根弦
作为隔离场所
一刻也不敢断

商海弄潮

童年的青纱帐

关洪禄(辽宁)

仲秋时节,正是大田地里的高粱秀穗,玉米灌浆的黄金时刻。举目浩瀚无垠、绿浪翻滚,一片片如森林般蓊郁苍茫的青纱帐,令人浮想联翩,心生情愫。闻着沁人心脾,从青纱帐深处氤氲而出的阵阵绿野清香,让人的心海在瞬间融入这片天地间硕大无朋的绿屏的同时,总会萌生出几分绿意盎然的神秘色彩。

田野又是青纱帐。触景生情,不由得让人缅怀和追思,童年那片青纱帐。

童年那片青纱帐,是田野上一个温馨浪漫的童话世界,是一幅沐浴着田野风光的彩笔画,是一个没有栅栏和围墙、充满童真与童趣、快乐无比的乡间乐园;童年那片青纱帐,是一个有外婆呼唤与呵护的温暖摇篮;童年那片青纱帐,是童年岁月时光中陪伴我们快乐成长的、一道不可逾越和滋养我们心灵的绿色屏障。

童年那片青纱帐,是我们不经意间,一天天长高长大的绿色梦境。

春天时,外婆带领我和小伙伴,一起去田野剜菜采花追鸟;夏日时,外婆带领我和小伙伴,一同到田野追蜻蜓逮蚂蚱,一次次分享乡间各种游戏带给我们的欢欣和快乐。那时我们的身高,明显要比那一棵棵刚刚过膝高的高粱和玉米高出一大截,可是在一天天快乐无忧的奔跑与嬉戏中,我们突然发现,这些高粱和玉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神话般联手长成绵延天边的青纱帐;青纱帐中的高粱和玉米,像欺生似的,在一天天对我们不屑一顾的冷漠中,一下子疯长成铺天盖地、密实如林、高举果实的成年庄稼。当它们一棵棵一垅垅,高高地没过我们头顶,摇曳亭亭玉立的身姿,伴随"哗哗"作响的亲昵絮语,开始为我们殷勤地遮风挡雨时,我们一下子惊愕地发现,在这片广袤无垠的田野上,高粱和玉米两大家族,雄浑构建而成浩瀚如海洋般宽阔的青纱帐,像在冥冥中与我们那颗充满童趣的顽劣之心,心有灵犀般不期然而然,为我们在青纱帐里,搭建和筑造出数不清的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我们淘气和惹祸时,可躲可藏的一蓬蓬小巧玲珑的生态"窝棚"。这让惊喜不已的我们,像一只只懒惰成性的寒号鸟,一下子不劳而获地遇到这么多可以随意游戏和藏身的"窝棚",让整日在青纱帐里撒欢嬉戏的我们,一时间心理受用极了。我们的那颗天真烂漫的童心,破天荒地盈满对青纱帐的眷恋与敬畏之情。

田野上的青纱帐,遮天蔽日、广袤似海,它是田野上一道雄奇壮阔的靓丽风景,它日夜高歌绿色的生态赞歌,时时为我们演绎和昭示深邃恢弘的生命意蕴。潜移默化中,启迪教诲我们与青纱帐里其他小动物相濡以沫,同生共存在这片和谐包容、美美与共的绿色大家园中。

青纱帐宛如田野上一个绿色生态大摇篮,在这个金风摇曳的绿色生态大摇篮里,我们如同置身在一个漫无边际的大自然游乐场,各种乡间古老和当下的游戏,被我们玩得花样翻新、别开生面。外婆时常带领我们,或潜伏在田垄间,或藏身在一个个天然的"窝棚"里,屏气凝神,近在咫尺地耳濡目染那一只只豆绿色的大肚子蝈蝈,自以为是、喋喋不休地振翅聒噪。青纱帐里,外婆与我和小伙伴一起兴趣盎然地聆听和感受成群结队的燕雀在我们头顶旁若无人地低飞盘旋时发出的一声声美妙醉人的清丽音符;青纱帐里,外婆总会把一个个充满美好与善意的古老乡间传说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述给我们,让我们在这片充满遐思与梦幻的青纱帐里,感受天地间的真善美,向往人世间的美好与真情……青纱帐里,我们用一颗稚嫩的爱心,让一只只觅食的青蛙从我们光光的脚面上莫名其妙地一跃而过;青纱帐里,我们友好善意地目送一只只野兔率领它们活泼可爱的兔宝宝任性十足地在我们身边又蹦又跳地招摇而过;青纱帐里,我们用一种宽容友善的目光,让一只只时常受到非议和诟病的田鼠,在与我们四目相对后,一步三回头地带着侥幸与迷惘,瞬间消失在田垄的尽头……童年那片青纱帐,时时让我们以田野主人的胸怀与气度,用成长中的宽厚与仁爱,与青纱帐里任何一种小动物默契地成为"相看两不厌"和同一个屋檐下同存共生的睦邻与好友。

童年那片青纱帐,最是令人难以忘怀。它是童年时光最美好纯真和最快乐珍稀的岁月流年,是生命年轮镌刻出的一片洋溢着绿色情怀的原生态田野风光;是外婆带领我和小伙伴陶醉在童年那片青纱帐,唱和着一首首古老的乡间童谣,放浪形骸中,一同采食高粱顶端和玉米腰间美食"鸟米"后,满嘴黢黑地去啃嚼一节节被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甜秆节";采食酸甜可口的"黑天天"后,又去品尝青纱帐里总能让我们一饱口福和名目繁多的大自然慷慨馈赠于我们的天然美食的同时,让我和小伙伴在外婆的呼唤与呵护和天长日久的抚慰引领中,感悟和获益更多的田野风情与乡间情意……

童年那片青纱帐,是我们萦绕在心的一缕不散的乡愁;童年那片青纱帐,永远温馨我们情思中的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吃火锅的那些事

邓明峰(四川)

川渝一带的火锅,历史悠久,以其麻辣鲜香著名,外地人到了这里,都要品尝一下当地火锅的味道,尽管辣得满头大汗、两眼冒花,麻得舌头收不拢、味蕾全无识,但仍然吃得有滋有味、箸不离手,一边埋怨麻辣味道太重、调侃火锅的做法特别,一边又谈笑风生举杯、大快朵颐烫涮。特别是在夏天夜晚,街边小巷的火锅店生意超好,老远都能闻到火锅独特的香味,只要是能摆得下桌子的地方,都坐满了人,尽管空调开到最低、风扇转个不停,也抵挡不了火锅的温度、食客的热情,男的赤膊上阵,女的也挽袖子露膀子,越辣越冒汗吃得越欢,一幅热闹的品味美食图。

我是老川东人,对吃火锅也是情有独钟,回想起这么多年来吃火锅的一些趣事窘事烦心事,那还是有盐有味的。

吃火锅趣事:不能喝的火锅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从乡下到县城读书,初到城市,看着一切都很新鲜,我班王同学来自隔壁邻县,家底殷实学习又好也很仗义,周末请我和另一刘姓同学开荤去吃盘火锅改善一下伙食。我记得当时去的那家火锅店在县城西门桥工人俱乐部旁,一间平房收拾得很干净,摆放了三张圆桌,火锅样式是敞口铁锅,锅里放一铁皮制作的十字架,把锅平均分成了四格,火锅底料汤是提前熬好配兑的,只有一种口味,不像现在还分微辣中辣什么的。如果一块吃的人多,就把格子取了,如果只有一二人,老板就给你安排一个格子,一个编有号码的小夹子夹在格子边上,就是买单的号牌。油碟一人一个,蒜、姜、葱、酱油、醋等调料放好了的,点的菜就在格子里煮。我们去时只空了一张桌子,老板给我们三人安排了两个格子。王同学点菜时,服务员给炉子里加了煤球,往锅里加了汤。老板见我们几个是学生娃,就过来叮嘱说,汤是用来烫涮菜的,不能喝,我们只能用这两个格子,不能用另外两个格子,用了就要加钱。菜很快就上齐了,锅也开了,我和刘同学没吃过不知道怎么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学着王同学的样子也开始烫涮,吃第一口的感觉先是烫呼呼的,接着是辣呼呼的,马上就是麻呼呼,含在嘴里,又呼呼两下,囫囵嚼了两下,咕嘟一下就吞进肚里,犹如一块火石钻进胸腔,巴到肠子心肝烫,痛得眉头直皱,热汗立马外冒,愣神了片刻,见他俩没注意,喝了一口茶,又才慢慢开始吃,蘸着油碟,味道还真巴适。一会又来了两人,看样子像是母女,坐到了我们对面,用另外两个格子。老板走过来又看了看说,底料汤够了,不能喝。我和刘同学很疑惑,怎么回事?这汤为什么不让喝?正吃着,我从锅底夹出了一小块毛茸茸的东西,王同学说是毛肚,我看了一下对面,瞬间明白了,这时,刘同学也从锅底夹了一块,左右瞅了一眼,一下子就放到了嘴里。菜吃得差不多了,王同学去买单,我和刘同学拿起碗,伸到格子中舀了点汤,我放到嘴边吹了下,轻轻喝了一口,又烫又辣,完全没有烫涮的味道和感觉。刘同学猛地喝一大口,烫得他一下子吐回碗里,哇地一声叫,一撂碗就跳了起来,动作和表情极为夸张,我赶忙把他按住坐下,生怕老板发现了。对面两人见了低头抿嘴笑了,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吃火锅窘事:嚼不烂的鲜毛肚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东街上有一家"鲜毛肚"火锅店,门面不大,但食客众多,绝大部分是慕名而来,特别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晚上,没有提前预订或去晚了,如果又要想吃的话,那只有排队等待了。有一次周末,正遇小区水管爆裂家中停水,我和爱人决定也去"鲜毛肚"品尝一下特色毛肚,检验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吃。到了火锅店门口,生意火爆的程度还真让人吃惊,尽管有思想准备,可能要排队,但没想到排队的人这么多,店老板很热情,说可能要等到第3轮,时间大概在8:30左右,并给了我们一个15号的号牌,建议我们去周围的商场逛一会再来。快8:30了,我们又去了火锅店,老板说已排到13号了,有两桌客人马上就结账了,让我们再等一会儿。终于快9点的时候,老板给我们安排了餐桌,我们熟练地点了菜、备好调料,然后饥肠辘辘等服务员点火、上菜,再然后开饮料、涮毛肚。可能是太饿的缘故,刚开始觉得真不错,一阵山吃海喝之后,爱人说这火锅油不对,一定是用了老油,我也没在意,夹起一块涮烫好了的毛肚,蘸了一点调料就往嘴里送,嚼了几下,没有嚼烂,觉得这毛肚有点绵软,又嚼了几下,还是嚼不烂,还有一点吱吱的声响和涩涩的感觉,舌头转了一下,毛肚就转到了嘴角边,正准备吐出来,爱人抬头看了我一下,大叫一声"别动",我吓了一跳,愣着没动,爱人走过来,一手捏着我的嘴角,另一只手拿了张餐巾纸,让我张嘴,把我嘴里的毛肚扯了出来,在桌子上摊开,天啦,这哪里是毛肚,这分明是一个啤酒盖上的那个塑料软垫啊,我说怎么嚼不烂呢,还好没有吞下去,想想都后怕……

吃火锅的烦心事:吃上火的火锅宴

本世纪初年,因工作性质原因,我常年在外打拼,要几个月有时甚至半年才能回一次家,但川人的饮食习惯还是偏好麻辣,吃着北方的面食,就更加惦记火锅的味道。因此,每次回家都要先吃一顿火锅,并且食量很大,烫的、涮的、煮的、锅边烤的都要吃个遍,方能觉得解馋,时间久了,给人的印象是我特别爱吃火锅,特别能吃火锅,也只喜欢吃火锅。有一年的7月份因临时调休4天,亲戚朋友同学轮流排队聚会,知道我好这一口,都安排的是火锅,3天的程序一样,中午火锅晚上火锅,旌城有名气、好口碑、上档次的火锅店都光顾了,麻辣的、鸳鸯的、清淡的都尝了个遍,川味的、清真的、海鲜的都有涉猎,前2天的感觉很好,吃着的是火锅的美味,品尝的是人生的佳肴,把一段时间以来欠下的口福全都弥补上了,觉得此生有火锅足矣。到了第3天中午,一进入火锅店,嗅觉就不怎么灵敏了,似乎还有点抗拒这个气味。吃着先前熟悉的菜品,嘴里机械地嚼着,感觉口腔木木的、腮帮子酸酸的、舌头痛痛的,吞咽似乎有点犹豫。到了晚上火锅宴开始时,面对众人的热情和碗里的美食,我只有强忍住上火的不适、咽喉的肿痛和气味的刺激,先行感谢众亲的深情厚谊,端不起杯拿不动筷,已无心专注于翻腾的火锅,也无力搅动丰盛的锅底,象征性地吃了点菜、喝了些水,在大家的一片挽留、歉意和祝福声中,结束了临行前的美意。走出火锅店,突觉鼻腔又痒又热,鼻血一下子涌出来了,我赶忙掏出纸巾堵住鼻孔,急忙奔向火车站……